

江苏淮安楚州区河下遗址

龙泉窑瓷片堆积坑发掘简报

南京博物院 淮安市楚州博物馆

【摘要】 2008年9月~2009年1月,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和淮安市楚州博物馆在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河下遗址发现了一处明成化时期的龙泉窑青釉瓷片堆积坑,清理出土了大量龙泉窑青瓷残件和残片。堆积时代是明成化时期,除少数残片为元代晚期外,其余均为明代早、中期。

【关键词】 楚州河下 明代龙泉窑 青釉瓷片 堆积

【中图分类号】 K878.8 **【文献标识码】** A

淮安楚州河下遗址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河下古镇^[1],地理坐标为东经119° 7′ 55″,北纬33° 31′ 44″,海拔高度2.1米,于2008年9月20日在开挖新河道的工程中被发现。遗址以竹巷街为界,南部分是原来长约400米的城河街,北部分是2006年新开的马路。遗址东南角南距位于京杭运河楚州段拐弯处的城河街南出口450、北距翔宇大道380米(图一)。此后,淮安市楚州博物馆对其进行了调查,弄清了遗址的大致情况。2008年12月12日~2009年1月11日,由南京博物院和淮安市楚州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东部是龙泉窑瓷片堆积,西部是两座房基址,现将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坑的情况和其中出土的龙泉窑瓷片介绍如下:

一 龙泉窑瓷片堆积概况

河下遗址是在城市建设工程中被发现的,龙泉窑瓷片堆积上面的土层被工程施工破坏,残存堆积距地表深度3.5米左右,北部被新开河道叠压,故现发掘平面略呈曲尺形,东西最宽8.8、南北最长7.45米(图二)。堆积利用原有河道的坝壁,在已经淤积的河道东西两侧打桩夹木板,下铺芦席作坑。瓷片堆积溢出坑的东西两壁,蔓延至河坡上,致使堆积的实际东沿深入新开的马路路面之下。堆积坑的东西两壁是两排木桩,东壁北部夹有一块竖置的木板,高0.2~0.3、长0.95米,西壁仅残留两排木桩,木桩高度与堆积坑瓷片表面齐平,两排木桩之间正好相隔夹一块木板的距离;南壁利用横断古河道的坝体,坝体临堆积的一侧用木板加固,木板由木桩抵住,木板及木桩略向南倾斜约10~15°,上下水平垂直距离约0.4、板长2.25~6.1、厚0.01~0.04米。木桩长1.6~2.6、直径0.15~0.18米、间距0.68~0.92米,暴露于堆积底部以上的长度为0.5~1.5米,有的木桩上部有明显的削断痕迹,经钻探,木桩掩埋于木板以下的长度为5~5.3米(图三)。堆积坑底部较为平坦,原铺有芦席,在西北角有木桩穿过大片竹席的现象。堆积坑内由上至下密实堆积瓷片,绝大部分是元明时期龙泉窑残片,仅掺杂有少量残砖瓦。

二 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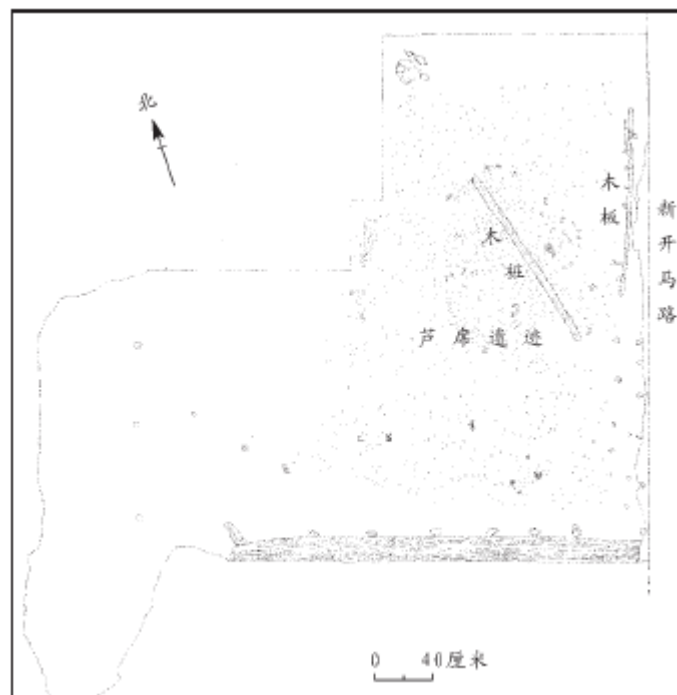
河下遗址堆积坑内出土的龙泉窑瓷皆为残件。遗址中清理出陶瓷片总重量至少为21.8吨。经初步整理,其中有1/3是砖瓦残片和二三厘米见方的小块龙泉窑碎瓷片,2/3是较大的龙泉窑残件。其胎可以分为灰白胎、浅灰胎、灰胎、深灰胎四种。灰胎器最多,浅灰胎其次,灰白胎和深灰胎器物最少。堆积中出土龙泉窑青瓷残件的釉色至少可以分为11种,它们是青釉、淡青绿釉、青绿釉、青灰釉、淡青灰釉、冬青釉、青黄釉、茶黄釉、翠青釉、浅青釉、青褐釉,除此之外,还有粗釉以及生烧状态的釉(碟釉色标本见彩插一:4)。其装饰手法主要有镂空、刻花、剔刻花和印花,彩瓷仅仅出土1件。绝大部分镂空器不辨器型,但是工艺比

较精细;刻花多见于碗、碟、菱口盘、炉和梅瓶的腹壁;剔刻花一般用于罐的腹部和部分瓶类的胫部菊瓣纹;印花是主要的装饰手法,主要位置是碗、碟、盘的底心,有阴纹和阳纹两种。有的碗、高足杯、盘上纹样题材相同,但是盘上的纹样较碗和高足杯上的大一些。可以描摩下来的纹样有七十余种(图四),另外还有近百种纹样因不清晰或者虽可看清但因线条不确切而难以描绘。纹饰构图主要有三种形式:缠枝——一般用于碗、碟、盘的腹部,多刻花;团花——一般用于碗、碟、盘的内底;开光——多位于鬲式炉同三足对应的腹部。纹饰题材有花卉纹,以数量多寡排序,有菊花——有单枝菊和并蒂菊三十余种花样,牡丹花、荷花纹皆各有十余种花样,有兰花、茶花、西番莲、牵牛花和无名花卉,还有图案式花卉纹,有的花卉纹上配有汉字,最常见的为“颢”、“旺”、“吉”、“初”、“吴”、“鸾”、“関”、“俞”,最重要的是两件阳纹牡丹花团花纹上刻有“天”字(图四:1);动物纹有马纹、鱼纹;动物花卉纹有玉兔灵芝纹、喜鹊登梅纹;人物纹见婴戏纹(图四:2)和夜航纹(图四:7);动物人物纹的画面皆为马与人物;还有法轮杂宝纹。釉裹足碗、碟底足的施釉状况大致有内心全釉圈足釉点整齐、内心全釉圈足釉点不齐、内心全釉圈足涩圈、内心涩圈圈足釉点整齐、内心涩圈圈足釉点不齐、内心涩圈圈足涩圈、内心涩圈中间釉点圈足釉点整齐、内心涩圈中间釉点圈足釉点不整齐、内心涩圈中间釉点圈足涩圈九种情况(图五)。可辨器型有四十余种,可以复原的器类有碗、盘、碟、盏、盏托、高足杯、执壶、釜、炉、波浪口花盆、双耳衔环瓶和罐等 12 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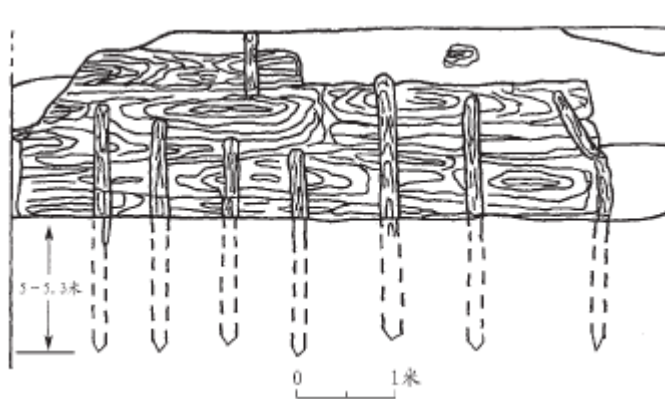


图一//河下遗址位置示意图

▲河下遗址 1. 吴承恩故居 2. 梁红玉祠 3. 古枚里韩侯钓鱼台 4. 漂母祠 5. 明清会馆 6. 周恩来纪念馆 7. 东苑胜景 8. 革命烈士陵园 9. 御码头



图二//龙泉窑瓷片堆积坑清理后坑底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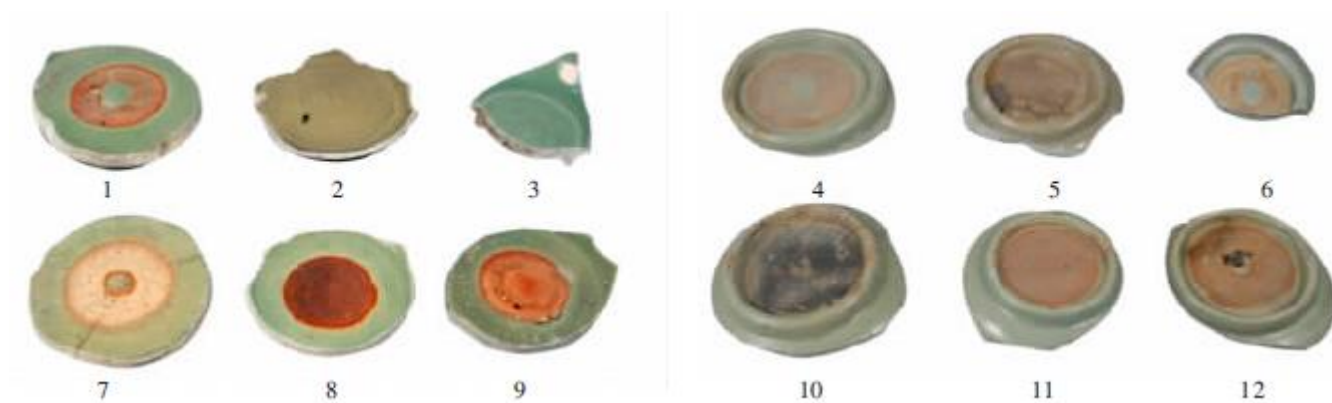


图三//堆积坑南壁



图四//龙泉窑青瓷残底纹样图

1. 天字铭牡丹花纹(盘 08CHD(4):1148)2. 婴戏纹(盘 08CHD(4):3009)3. 玉兔灵芝纹(碗 08CHD(4):695)4. 飞马纹(碗 08CHD(4):2773)5. 飞马过海纹(碗 08CHD(4):911)6. 套马纹(碗 08CHD(4):738)7. 夜航纹(碗 08CHD(4):6253)8. 双菊纹(碗 08CHD(4):911)9. 轮花纹(盘 08CHD(4):762)10. 西番莲纹(碗 08CHD(4):541)11. 初字铭菊花纹(碗 08CHD(4):3560)12. 花卉纹(碟 08CHD(4):3021)13. 并蒂菊纹(碗 08CHD(4):3561)



图五//残碟底足施釉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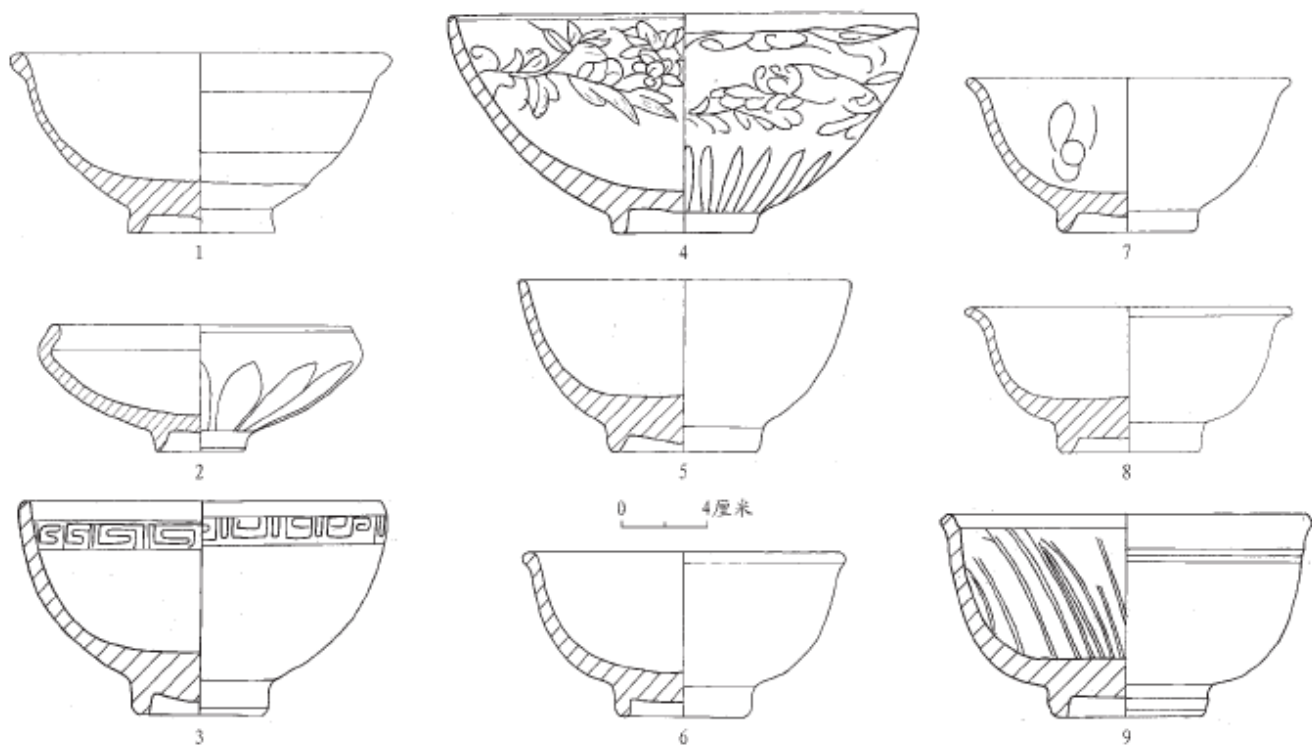
1、2. 青黄釉内心涩圈中间釉点圈足涩圈 3、4. 内心涩圈圈足涩圈 5、6. 内心涩圈圈足釉点不齐 7、8. 青釉内心涩圈中间釉点圈足釉点整齐 9、10. 青黄釉内心全釉圈足涩圈 11、12. 青绿釉内心全釉圈足釉点不齐

1. 碗

碗的胎体底部普遍较厚、腹壁较薄。器型有粗碗、内折沿小圈足碗、直口碗、敞口碗、侈口碗和花口碗。前两种碗足端未施釉, 其余碗釉裹足。

粗碗有类似缸胎的粗碗和一般粗碗。类缸胎粗碗敲击有似缸胎的金属声, 圈足相对比较大; 一般粗碗敲击声音如常, 圈足相对小。青釉、黄釉、茶黄釉、黄褐釉、灰釉和生烧。标本 08CHD(4):1475, 类缸胎, 复原口径 17.8、底径 6.8、高 8.3 厘米(图六:1)。

内折沿小圈足碗可修复 10 件。圈足有砂底与釉底两种, 青绿釉。标本 08CHD(4):2500, 灰白胎。青绿釉, 釉底较薄, 釉色泛黄, 釉质大部分润泽, 开片纹。小圈足中心有尖状乳凸点。内底心印团花花卉纹, 外壁剔刻凹凸莲瓣纹。瓷片接缝处有被硬器击打的痕迹。复原口径 14.6、足径 4、高 5.8 厘米(图七)。



图六//碗

1. 类缸胎粗碗 (08CHD(4):1475) 2. 内折沿小圈足碗 (08CHD(4):2500) 3. 直口碗 (08CHD(4):1284) 4. 莲子碗 (08CHD(4):1314) 5. 大圈足敞口碗 (08CHD(4):1540) 6. 唇口侈口碗 (08CHD(4):1308) 7. 刻大莲瓣纹侈口碗 (08CHD(4):1575) 8. 浅腹侈口碗 (08CHD(4):1644) 9. 碾碗 (08CHD(4):1296)



图七//内折沿小圈足碗(08CHD(4):2500)

直口碗可修复 1 件。08CHD(4):1284, 青黄釉, 内外壁印花, 为数组仪仗人物纹, 底部团花纹。釉裹足, 圈足中间有釉点, 不圆。复原口径 17.3、底径 5.7、高 10 厘米(图六:3)。此种碗很少, 另外只有 2 块残片。

敞口碗有莲子碗、大圈足敞口碗。釉裹足, 内足墙微外撇, 圈足内有小釉点, 釉点直径约 1.2 厘米左右。

莲子碗可修复 3 件, 有大小 2 个规格。标本 08CHD(4):1314, 青绿釉, 釉厚, 釉质光润匀净。内壁腹部为花卉纹, 底心双圈内刻葡萄纹; 外壁口沿饰卷草纹, 腹部刻花卉纹。涩圈内有粘连痕迹。复原口径 22、底径 6.6、高 10.5 厘米(彩插一:1;图六:4)。

大圈足敞口碗圈足相对比较大。有青釉、青绿釉、青灰釉、冬青釉和粗釉。有的碗内壁有刻花缠枝花卉, 外壁剔刻菊瓣纹, 底心有印花团花纹。标本 08CHD(4):1540, 冬青釉, 印花团花菊纹。复原口径 14.6、底径 6.2、高 7.4 厘米(图六:5)。标本 08CHD(4):4332, 青绿釉, 釉面光亮, 开片纹。素面, 内底心印篆书“清禄”二字。外壁下腹部有旋坯痕迹, 手抚不甚平整。复原口径 14.8、底径 6.2、高 7.3 厘米(图八)。



图八//青绿釉清绿铭碗(08CHD(4):4332)

侈口碗也称撇口碗,有唇口侈口碗(图六:6)、刻大莲瓣纹侈口碗、浅腹侈口碗。

唇口侈口碗青釉、青灰釉、浅青釉、青黄釉、浅青绿釉、浅青灰釉、深灰釉和粗釉。碗壁的弧势基本以腹中部对称,唇缘。外壁有修坏痕迹。底部略微作弧势外凸状。

刻大莲瓣纹侈口碗圆唇,弧腹的曲线度最大处在下腹部。釉厚,有青绿釉、青灰釉、浅青绿釉、冬青釉、青黄釉和粗釉。外壁别刻大莲瓣纹,四至六瓣不等,有的内心印团花纹。足端圆浑。内足墙外斜中间有直径约 1.5 厘米的釉点,绝大多数釉点的边线比较整齐。标本 08CHD(4):1575,浅青绿釉,暗花花卉纹。复原口径 15、底径 6.2、高 7.5 厘米(图六:7)。

浅腹侈口碗圈足比例相对较大。浅青绿釉、青黄釉和青釉。标本 08CHD(4):1644,浅青绿釉。复原口径 15.2、底径 6.6、高 6.7 厘米(图六:8)。

花口碗有荷叶式碗和小花口碗。釉裹足。

荷叶式碗 1 件 08CHD(4):1297,葵式侈口,口缘起边线,通体作八瓣荷叶式。青绿釉,釉质光润,开小片纹。内壁刻花,纹饰皆不甚清晰。釉裹足。复原口径 15.8、底径 7.3、高 6.5 厘米(图九)。



图九//青绿釉荷叶式碗(08CHD(4):1297)

小花口碗可修复6件。造型、釉色、纹样和工艺紧密相配。浅灰胎。青绿釉，釉质莹润。侈口，口沿作不明显的小花瓣式。外壁腹中部有二道弦纹，上下腹部分别剔刻疏朗的竖条纹；内壁腹部上下剔刻密集的竖条纹，内底心印骑马跨海纹(图四:5)。底部呈圆弧状外凸，底中间有直径约1.5厘米的釉点。标本08CHD(4):911，青绿釉暗花。复原口径17.4、底径6.5、高8.6厘米。

碾碗可修复2件，青釉和黄褐釉各1件。内壁涩胎，有篦纹；外壁素面。釉裹足。标本08CHD(4):1296，青釉。复原口径17.4、底径6.5、高9.7厘米(图六:9)。

2. 盘

有敞口盘、菱口折沿盘、圆口折沿盘、凹折沿盘。共同特点是胎体坚致而厚重，釉裹足。

敞口盘也称窝(口)盘，数量比较少，可修复24件。有青绿釉、浅青绿釉和粗釉。大部分敞口盘的腹部和内底心有刻花花卉纹。釉裹足。标本08CHD(4):1316，灰白胎。青绿釉，釉质莹润肥腴。薄唇口，足端圆浑。内底心刻划花卉纹，余处素面。复原口径43.1、底径19.8、高7.6厘米(彩插一: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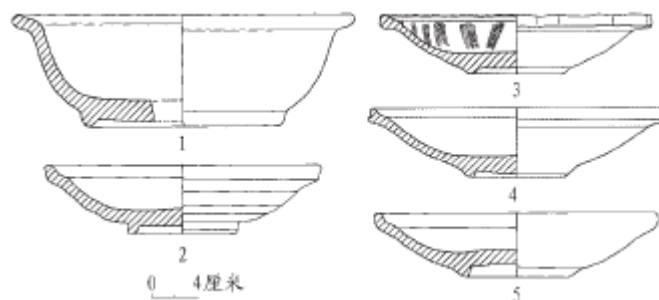
菱口折沿盘菱口宽折沿，方圆唇，胎子的上唇缘起边线，此处釉薄，在上口沿形成一周浅色条带，浅弧腹，仅一件为圆腹，其余皆为瓜棱腹。有的盘子腹部有刻花缠枝花卉纹，底心有印花花卉纹。青釉、青绿釉、冬青釉、青灰釉、青黄釉和粗釉。标本08CHD(4):1330，青绿釉，刻花缠枝莲纹。内底中心印团花花卉纹。复原口径26.6、底径12、高5.6厘米(彩插一:3)。

圆口折沿盘皆为粗釉。胎体厚重,胎质有糯质感。青绿釉粗釉,有釉疤和缩釉斑痕。宽折沿,方圆唇,足端圆浑,外足墙微微内敛。隐约可见纹样为缠枝花卉纹。涩圈釉边线皆不整齐。标本 08CHD(4):1349,青绿釉粗釉,圆口。复原口径 29.2、底径 17.2、高 9.4 厘米(图十:1)。

凹折沿盘有圈足凹折沿盘、小花口敛圈足凹折沿盘、圆口敛圈足凹折沿盘和卧足凹折沿盘四种。共同特征是内凹窄折沿,浅弧腹,方唇。外壁腹部有修坯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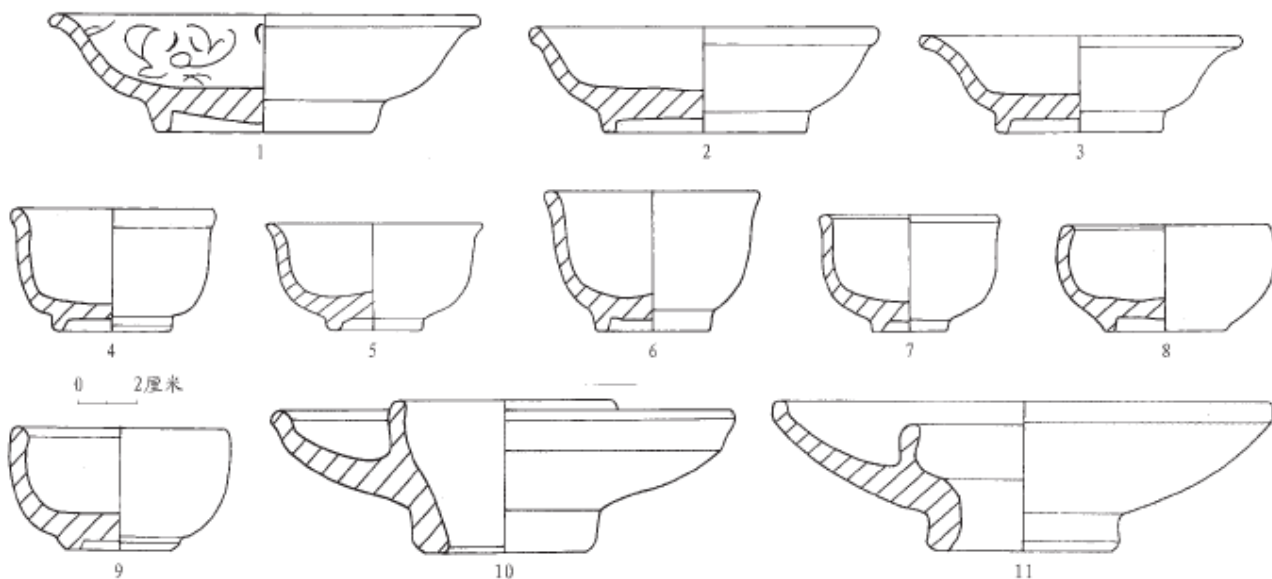
圈足凹折沿盘凹折沿较深,类似浅盘口,内外足墙直。工艺粗。青灰釉、青釉、浅青灰釉,茶黄釉,浅青釉和粗釉。标本 08CHD(4):2013,浅青灰釉,内壁腹部刻竖条纹,内心印花团花花卉纹,纹样不清晰,外壁素面。釉裹足。工艺粗。复原口径 23.4、高 5.9 厘米(图十:2)。

小花口敛圈足凹折沿盘、圆口敛圈足凹折沿盘胎体相对圈足、卧足凹折沿盘轻薄。它们两者的差异仅仅是口沿是小花口还是圆口,共同特点是凹折沿较浅,浅圈足,外足墙收敛,拿捏不起。施釉普遍相对薄,釉裹足,大部分为砂底。内腹壁或剔刻窄条纹或刻竖线,三四道为一组,有的内心印团花,外壁素面。圈足内未施釉。小花口敛圈足凹折沿盘的小菱口不明显,折沿上有暗花菱状刻纹。青釉、青绿釉、冬青釉、青灰釉和青黄釉;圆口敛圈足凹折沿盘有青绿釉、青釉、青灰釉、冬青釉、浅青釉、茶黄釉。标本 08CHD(4):393,青釉,小花口,敛圈足,复原口径 23、高 5.1 厘米(图十:3)。标本 08CHD(4):2014,青釉,圆口,敛圈足,复原口径 24.6、底径 7.6、高 6 厘米(图十:4)。



图十//盘

1. 圆口折沿盘(08CHD(4):1349) 2. 圈足凹折沿盘(08CHD(4):2013) 3. 小花口敛圈足凹折沿盘(08CHD(4):393) 4. 圆口敛圈足凹折沿盘(08CHD(4):2014) 5. 卧足凹折沿盘(08CHD(4):2038)



图十一//碟、盏、盏托

1. 侈口弧腹碟 (08CHD(4):1267) 2. 敞口弧腹碟 (08CHD(4):3306) 3. 侈口折腹碟 (08CHD(4):1268) 4. 唇口圈足盏 (08CHD(4):3110) 5. 侈口圈足盏 (08CHD(4):3114) 6. 束口圈足盏 (08CHD(4):3111) 7. 束口浅腹圈足盏 (08CHD(4):3116) 8. 敛口卧足盏 (08CHD(4):3119) 9. 直口卧足盏 (08CHD(4):3108) 10. 漏斗孔盏托 (08CHD(4):2671) 11. 台阶孔盏托 (08CHD(4):2589)

卧足凹折沿盘胎体相对厚重,施釉相对厚,有青釉、青灰釉和粗釉。釉裹足。标本 08CHD(4):2038,粗釉,敛圈足,复原口径 24、底径 9、高 5.4 厘米(图十:5)。

3. 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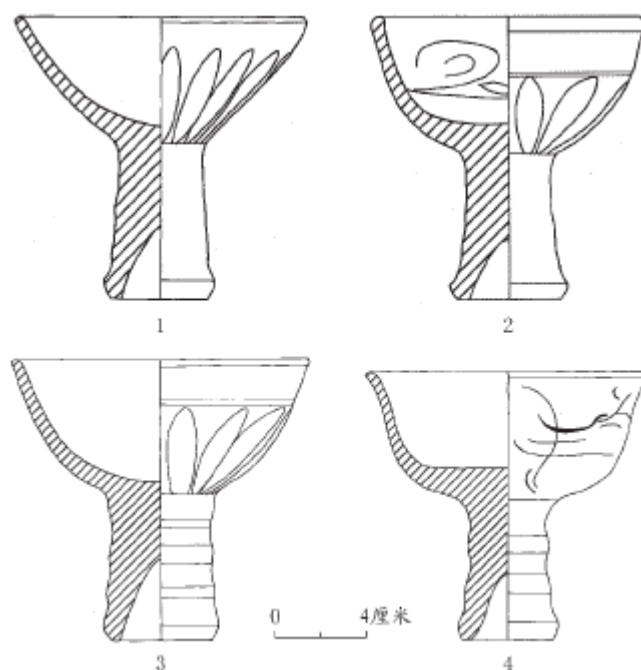
有侈口弧腹碟、敞口弧腹碟、侈口折腹碟。底部与碟壁的结合处有一周突起的细弦纹,为接痕,在盘内底看得十分清楚。有的碟子内底心有团花纹。

侈口弧腹碟釉裹足。有青釉、青绿釉、青灰釉、浅青釉、冬青釉、青黄釉、茶黄釉、浅青灰釉、浅青绿釉和粗釉。青绿釉、浅青绿釉侈口弧腹碟内底一般都有印花团花纹,有的腹部有刻花花卉纹。标本 08CHD(4):1267,浅青绿釉,印花花卉纹,复原口径 14.5、底径 7.7、高 3.7 厘米(图十一:1)。

敞口弧腹碟敞口,唇缘,弧腹,圈足。有青釉、青灰釉、浅青釉、黄褐釉。标本 08CHD(4):3306,浅青灰釉,复原口径 11.8、底径 6.8、高 3.7 厘米(图十一:2)。

侈口折腹碟特点是侈口,下腹呈弧折式,胎体相对显得比较厚重。有青釉、青绿釉、青灰、冬青釉、青黄釉、浅青灰釉、浅青绿釉和粗釉。标本 08CHD(4):1268,青釉,复原口径 11.8、底径 6、高 3.3 厘米(图十一:3)。

4. 盏



图十二//高足杯

1. 斗笠式高足杯 (08CHD(4):2486) 2. 直口弧腹高足杯 (08CHD(4):2484) 3. 敞口弧腹高足杯 (08CHD(4):2487) 4. 侈口弧腹高足杯 (08CHD(4):1300)

有唇口圈足盏、侈口圈足盏、束口圈足盏、束口浅腹圈足盏、敛口卧足盏、直口卧足盏、束口卧足盏 (图十一:4~9)。有青釉、冬青釉、青灰釉、浅青釉、浅青灰釉、粗釉和生烧。侈口圈足盏的外壁剔刻菊瓣纹,其余盏素面,大部分盏足端未施釉。标本 08CHD(4):3110,青釉,唇口,圈足,复原口径 6.8、底径 3.8、高 4 厘米。标本 08CHD(4):3114,青釉,侈口,圈足,剔刻菊瓣纹,复原口径 8.4、底径 5.2、高 3.4 厘米。标本 08CHD(4):3111,青灰釉,束口,圈足,复原口径 7.5、底径 3.7、高 4.6 厘米。标本 08CHD(4):3116,浅青灰釉,束口,浅腹,圈足,复原口径 7、底径 2.9、高 3.8 厘米。标本 08CHD(4):3119,浅青釉,敛口,卧足,复原口径 6.8、底径 3.8、高 3.7 厘米。标本 08CHD(4):3108,青灰釉,直口,卧足,复原口径 7.1、底径 3、高 4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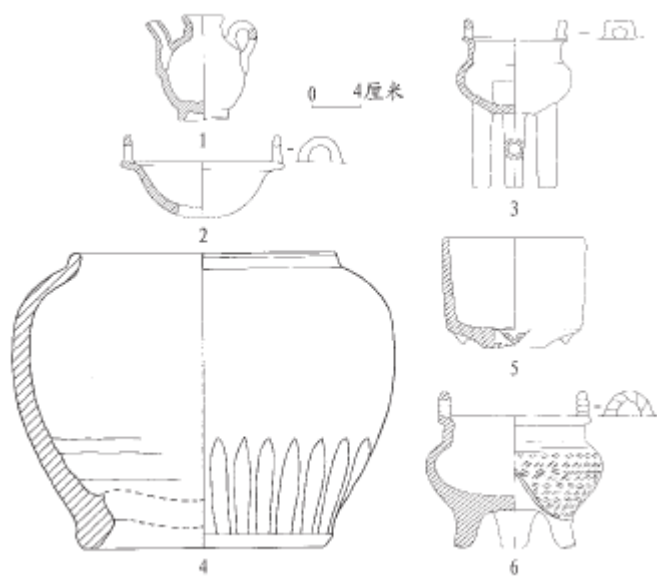
5. 盏托

根据托孔造型的差异有漏斗孔盏托和台阶孔盏托,有托孔高度略微高于盘口和略低于盘口两种,大、中、小三个规格。青绿釉,唯足端未施釉。台阶孔盏托的托孔为上大下小的台阶形,有青绿釉和粗釉。漏斗孔盏托中心为上大下小的漏斗形,有青绿釉、冬青釉和粗釉。08CHD(4):2671,青绿釉,漏斗孔,复原口径 15.4、托径 7.2、底径 5.4、高 4.5 厘米 (图十一:10)。标本 08CHD(4):2589,青绿釉,台阶孔,复原口径 16.8、托径 7.8、底径 5.8、高 5.7 厘米 (图十一:11)。

6. 高足杯



图十三//青釉点褐彩梅花纹高足杯 (08CHD(4):1304)



图十四//执壶、釜、炉、罐

1. 青绿釉执壶 (08CHD(4):4466) 2. 青釉釜 (08CHD(4):2678) 3. 浅青釉管足圆腹炉 (08CHD(4):3911) 4. 青绿釉筒式炉 (08CHD(4):1306) 5. 青绿釉鬲式炉 (308CHD(4):3904) 6. 粗釉剔地刻花花卉纹罐 (08CHD(4):4804)

造型有斗笠式高足杯、直口弧腹高足杯、敞口弧腹高足杯和侈口弧腹高足杯。斗笠式高足杯内壁刻花缠枝花纹, 外壁剔刻菊瓣纹; 侈口弧腹高足杯, 有的底心印花花卉纹, 外壁剔刻花卉纹有字, 釉质润泽。杯把有直把, 竹节式把——竹节 1~4 节不等, 上敛

下丰圆台式把等式样,把的上半部分实心,下半部圆锥状中空。青绿釉、青釉、青绿釉、冬青釉、浅青釉、青灰釉、浅青灰釉、青黄釉和粗釉。标本 08CHD(4):2486,青绿釉,刻花缠枝花纹,斗笠式,复原口径 13.2、底径 4.5、高 12.6 厘米(图十二:1)。标本 08CHD(4):2484,浅青釉,刻花花卉纹,直口,弧腹。杯内壁刻花花卉纹,内底心印花团花纹,花卉上方刻“吉”字。外壁腹部剔刻细菊瓣纹。复原口径 12、底径 4.6、高 12.5 厘米(图十二:2)。标本 08CHD(4):2487,青绿釉,刻花花卉纹,敞口,弧腹,复原口径 13、底径 4.4、复原口径 12.3 厘米(图十二:3)。标本 08CHD(4):1300,青绿釉,刻花缠枝花卉纹,侈口,弧腹,复原口径 12.4、底径 4、高 11.7 厘米(图十二:4)。标本 08CHD:1304,青釉泛灰,局部生烧,腹部点褐彩梅花纹(图十三)。

7. 执壶

执壶有三种规格。最大的复原口径 7.5、残高 10.4 厘米;中号复原口径 4.5、底径 5 厘米;小号复原口径 3.6、底径 4.2、高 8.9 厘米。可修复件皆为小号。小号执壶流有平口流和斜口流。青绿釉。标本 08CHD(4):4466,青绿釉,釉质润泽。圈足,足端无釉,中心有小乳点。复原口径 3.6、底径 4.2、高 8.9 厘米(图十四:1)。



图十五//冬青釉蹄足圆腹炉(08CHD(4):3905)

8. 釜

茶具,可修复 3 件。器物共同特征是折沿,斜弧腹。胎体比较轻薄。内壁罩青釉,素面,涩胎处为砖红色。其余情况因残件而不清楚。标本 08CHD(4):2678,青釉,圆唇,折沿靠口沿处上支环形耳。青釉发灰,开小片纹。残尺寸 7.2×6.7 厘米,修复尺寸口径 14、高 6.8 厘米(图十四:2)。

9. 炉

造型有撇足圆腹炉、管足圆腹炉、蹄足圆腹炉、鬲式炉、筒式炉、八卦纹樽式炉。釉色有青绿釉、青釉、青灰釉、浅青釉、浅青灰釉和生烧。

标本 08CHD(4):3911, 浅青釉, 管状足中空, 圆腹。颈部和上腹部剔刻花卉纹, 颈部为卷草纹, 外底有一周粗凹弦纹。内底中部有一块圆柱形垫柱, 高约 2、直径约 3~3.5 厘米。复原口径 9、高 14.7 厘米(图十四:3)。08CHD(4):3905, 冬青釉, 蹄足, 圆腹, 复原口径 14.5、底径 6、高 14.6 厘米(图十五)。标本 08CHD(4):1306, 青绿釉, 筒式, 下伸 3 只简化如意云三角形小扁足。复原口径 12.2、底径 5.2、高 10.5 厘米(图十四:4)。08CHD(4):3904, 青绿釉, 鬲式, 釉质光滑。复原口径 13.2、高 13.4 厘米(图十四:5)。

10. 波浪口花盆

仅一件。08CHD(4):1315, 青釉, 口缘部翻折的波线有明显的人工痕迹。复原口径 14、底径 6、高 10.4 厘米(图十六)。



图十六//青釉波浪口花盆(08CHD(4):1315)

11. 双耳衔环瓶

仅一件。08CHD(4):1317, 粗釉, 原来釉色不详, 现呈蓝灰色, 失光, 有严重釉伤。釉底。复原口径 4.2、底径 4、高 12.1 厘米(图十七)。

12. 罐

仅 1 件可修复。08CHD(4):4804, 胎体厚重, 粗釉, 内壁亦施釉。剔地刻花花卉纹。罐底做好底盘后, 箍贴于圈足内。腹部剔刻花, 可见“山”、“福”两字, 疑为开光“寿山福海”纹, 胫部为菊瓣纹, 因粗釉纹样不清楚。复原口径 22.4、底径 20、高 25.2 厘米(图十四:6)。

除上述可以复原的器物之外, 其余可以复原的器类有盖罐盖——有荷叶盖和圆盖, 最小盖直径 6.3、最大盖直径 25 厘米; 能看出器形, 但是不能复原的器类有罐、梅瓶、玉壶春瓶、扁足洗式炉、竹节樽式炉、觚、钵口沿、洗口沿、衔环象耳、镂空象耳套瓶颈部、洗口瓶口颈、大执壶、过笼、灯盏、塑像等; 看不出器形的有镂空残件, 瓶颈部残件, 4 件无名残件; 还有碗、盘的叠烧残件。

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坑中,除了上述龙泉窑瓷片外,还掺杂出土了韩瓶 141 件;陶象棋子 1 件,呈不规则圆形,厚 0.4、直径约 2.5 厘米,棋子上有墨书“偶”字;陶圆片泥印 1 片,直径 2.5 厘米,一面有阳文篆书“泉”字,另一面是阳文楷书“李玉泉造”,外有缠枝花卉纹边框;匣钵残件 3 件,垫饼 4 块,直径 4.4~5.2 厘米不等,还有 5 块窑汗和残砖瓦。



图十七//粗釉双耳衔环瓶

(08CHD(4):1317)

三 结语

1. 堆积坑的性质和形成原因探讨

在龙泉窑瓷片堆积的发掘、整理过程中,出现以下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堆积坑中出土的瓷片虽然有十余吨重,但是没有分层,也没有一件完整器,可以拼对的残片也不多,有的瓷片有手工打碎的迹象。第二,残片没有使用痕迹。可以拼对的残片几乎都分散在各处,有的相连的两块瓷片上的土沁完全不同,应该是在不同地点受沁;有的青绿釉菱口盘、碗、碟、高足杯和粗釉宽折沿盘都是变形的废品,是在窑中就烧裂了的,与大窑枫洞岩窑址中出土的官器同类,它们也应该是官器。第三,堆积南厚北薄、中间厚东西薄,堆积坑底部的东西两侧有木挡板的痕迹。第四,堆积下面有铺芦席的痕迹。第五,大部分瓷片的边缘部光滑,有被搓摩的痕迹。第六,瓷片的密度很大,片片叠压,除了 123 件韩瓶以外,没有其他窑口的器物出土,纯粹是龙泉窑瓷片堆积。第七,堆积坑南壁的木板取下后发现,木板南侧为纯净黄土。

据上述现象判断,首先,楚州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坑是特意而为之的,其次,它不是逐渐的原生堆积,残片是从别的地方搬运过来,在短时间内形成的陶瓷考古界通常所说的二次堆积灰坑。堆积时,利用原有河道的河坝落差,在河床上铺芦席,在两侧河堤挡木板做坑,从坝上向北面倾倒瓷片,瓷片蔓延到河床上,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堆积坑内瓷片越往北越薄,中南部厚东西部薄的现象。

2. 堆积坑的堆积时代探讨

(1) 从文献看堆积时代

《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陶器”条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2]

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年)逝于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七日,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旋即即位,以第二年(1465年)为成化元年。据《明宪宗实录》卷一第9页记载,成化皇帝在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发布的《即位诏》中令:“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3]

从以上两条记载可以初步推断,龙泉窑瓷片堆积坑是为“照数起解”的官器残件特意做的,堆积时代是在诏书下达后的明天顺八年到成化初年。

(2) 从地层看堆积时代

先分析堆积坑的上限时代。第一,芦席下淤泥中出土的器物有明代洪武至正统时期的元末到明中期的龙泉窑青釉碗、盘、碟、高足杯和盏托^[4],它们的造型与堆积中龙泉窑青釉器基本一致,只有少数器物在堆积坑中没有出现:如明代洪武至宣德时期的磁州窑白地黑花残罐(图十八)、明空白期残盘各1件,元代景德镇窑青白釉盘1件和明早期白釉盘8件。第二,堆积坑下的淤泥层中,没有出土一件青花瓷。第三,堆积坑瓷片密集堆积,而这样密集的堆积仅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第四,再结合前文所录文献记载,可推断瓷片堆积时代应该是明天顺八年至成化早期。

再分析堆积坑的下限时代。河下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两处房基址上出土了126片明成化晚期到正德时期的景德镇窑青花和蓝釉碗、盘残件。青花碗(图十九)纹样中的地皮锦多,釉质和青花发色介于明成化与弘治之间,外壁下腹部和圈足的弦纹构图也是明成化青花瓷的特征之一,且其釉质与青花发色尚好。无款民窑器的朝代断定可以稍微宽泛一些,不必太绝对,所以,这件芦雁纹青花碗的时代在明成化晚期至弘治时期。因为F1、F2房基址的地层层位在堆积坑之上,所以此处龙泉窑瓷片的堆积时代早于F1、F2的时代。可以推断龙泉窑瓷片堆积中瓷片的时代下限是明代成化时期。



图十八//磁州窑白地黑花残罐



图十九//明成化晚期至弘治时期青花芦雁纹碗 (08CHDF:1)

综上所述,堆积坑的形成时间在明天顺八年至成化初年。

龙泉窑瓷片堆积坑中出土的元、明时期龙泉窑瓷器虽然都为残件,但是它们集中出土,为研究明代龙泉窑器物、漕运历史和淮安市楚州区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领队:杭涛

发掘:陈锦惠 张弛 邱军强 霍华

修复:韩建立

绘图:郝明华 邱军强 吕昕人

摄影:韩祥

执笔:陈锦惠 张弛 霍华 杭涛

参考文献:

[1]所谓楚州区河下古镇是历史概念的称呼。明清时期,漕运、商业兴盛,在古运河楚州段,现在楚州区花巷、湖嘴街、罗家桥街、竹巷街和城河街一带,形成了商业网中心,现在称这一带为河下古镇,行政机构为楚州区淮城镇河下居民委员会。

[2]明·申时行、赵用贤纂修:《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窑冶·陶器”条,《续修四库全书》第 789~792 册,影明万历内府刻本。

[3]明·孔贞运:《皇明诏制》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 457~458 册,影明崇祯七年刻本。

[4]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淮安市楚州区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待刊。